

【中国历代奸相丛书】

张建国 主编

李林甫

下

羽翔◎著



古之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掌民之生
杀予夺之权，握国之兴衰盛败之柄。
良者为相，百姓之幸；奸者为相，社
稷之灾。何为忠，何为奸？注注模
糊。所谓大忠若奸，大奸若忠。

还原人物本色
了解历史的真相



还原人物本色
了解历史的真相

【中国历代奸相丛书】

张建国 主编

李林甫

羽翔◎著

下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二章

李林甫为宰相后，经过一段时间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就开始排斥异己，耍阴谋迫害诸方面超过自己的人。

李适之是明皇的近枝宗亲。风度、声望都在李林甫之上。

李林甫嫉妒他，想害他。他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。先以同宗的身分交结李适之，对李适之曲意奉承。牛仙客死心，荐李适之为左相。李适之相信李林甫的友谊，对他失于防范。李林甫麻痹了他后，才一步步害他。

一天，李林甫对李适之说：“华山有金矿，如果加以开采，可以富国。现在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开采与否，应奏明皇上，让皇上拿主意。”

李适之道：“李相国，你是让适之向皇上说明此事吗？”

李林甫道：“林甫正有此意。事无大小，都要我一人处理，我揽权太多了。咱是自家，李大人应替林甫分担事务。”





· 李林甫 ·

开金矿之事，就由李大人负责吧，以便让李大人在圣上面前显露才干。”

李适之听了很高兴。次日早朝，对明皇奏道：“微臣最近探知，华山之南有金矿，蕴藏量很大，我们如派人开采，可富国家。”

明皇道：“唐之陵墓，都在华山之阳，开采金矿，是否破坏皇陵风水气脉，需要仔细勘察、商量。”

李适之道：“李右相也有开采之意，特让微臣奏明圣上。”

明皇道：“好吧，等朕和李右相商量。”

第二天，明皇召李林甫问：“李爱卿知华山之南有金矿吗？”

李林甫道：“华山有金矿，微臣早知道，但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、王气所在之地，不应该开凿，所以微臣没敢奏闻圣上。”

明皇道：“还是爱卿考虑事情成熟、周到！”

第二天，明皇召来李适之，嗔着脸对他道：“你看事情简单，欠思量。以后奏事，应该先与李右相商量！”

李适之红着脸退出来，从此不敢自己奏事了。

李适之的官左相、兼兵部尚书。驸马张垆为兵部侍郎。李林甫嫉恨他们是明皇的近亲，早就谋划了害他们的计划。把源絜安排到兵部为官，就是畏他揭短，故意害他。

几月前李林甫就与苑咸、郭怀微商量的害李适之和张



珀之事。

郭怀微道：“这事好办，只要相爷指使一个人告发他们，就成了。到时相爷委人审理，要定他们什么罪，还不得由我们？”

苑咸道：“这样不妥，倘然相爷指派的人泄了密，此事就失败了。莫如我们写个假名诉状，让相爷以假做真，奏明皇上……”

李林甫道：“此计甚妙！可是告他们什么呢？”

郭怀微道：“各部铨选，都有私弊，告他们铨选官吏收受贿赂，天子定然相信。只要天子一点头，此事就成了。”

李林甫想了想道：“好好。写诉状之事，就交给苑兄，明日上朝，我便奏此事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苑咸将诬状写成，交李林甫看后，携了去见明皇。

此时明皇为帝年久，已烦厌政务，诸事均委托宰相处理。李林甫的奏章虽涉及到朝廷重臣，皇亲国戚，明皇还是轻率地准了，交李林甫审理，然后上报。

李林甫心里高兴，逮捕了兵部官吏六十多人，押在刑部大牢，交给京兆尹肖灵主审。

肖灵与刑部官员，组成了审讯机构，天天提审兵部官吏，审了数天，毫无结果。

李林甫责问肖灵。肖灵着急，询问下属道：“兵部贿赂铨选案，审了数天了，犯罪官吏还是不招认，现在上峰催





问案情进展，本院甚焦急，谁有审案良方，说出来大家商量。”

大家摇头。

刑部一个官吏道：“主审大人勿急。则天朝离本朝时日未远。则天朝周兴、来俊臣、索元礼审问犯官的各种酷刑，仍为留传，大人何不用来审问兵部犯官？”

一个老参审道：“前朝情况与此案不同，周兴、来俊臣的酷刑，岂能移在此时用？前朝是天后借周兴、来俊臣之手，镇压反对她的一派，不管周兴、来俊臣使用什么残酷手段拷问，只要犯官招了供，就立即杀掉。而现在贿赂罪还不见实，所以不能轻易用刑。李适之、张垪都是皇亲国戚，假若他们掌握了我们用刑逼供的证据，他们会到天子面前告我们。”

一个官吏道：“我听说法曹吉温，审问犯人手段狠辣，赛过周兴、来俊臣，让他审理此案，此案定能很快完结。”

肖晁也知吉温狠辣，点头道：“就这么办。处理此案的是李相国，不怕李适之和张垪告。”

吉温生得兔头蛇腿，尖嘴猴腮。有人曾把他荐给明皇，明皇看了他的模样道：“此人看样子也不像善类，朕永远不用他！”但吉温虽相貌丑恶可憎，却有歪才，他坐在大堂上威威严严对衙役道：“把兵部官吏都押在刑讯房外等待！”

衙役答应，齐奔刑部大牢，将兵部在押官吏，全押出来，让他们立在刑讯房窗外。



这些兵部官吏，被押多日，个个形消骨立，甚是凄惨。他们战战兢兢、提心吊胆，立在刑部审讯房外，等待着噩运的降临。

天阴沉，万籁俱寂，这种静，使他们心理的压力越大。

一个衙役进大堂向吉温禀报：“禀大人！兵部犯官，已押在刑讯房外待命！”

吉温又吩咐道：“到刑部监狱，找两个杀人或抢劫的囚犯，押到刑讯房审问！”

那衙役下去，带人到刑部监狱，找典狱官，查出两个抢劫杀人犯，带到审讯房待命。

这衙役押来抢劫杀人凶犯后，又向吉温禀报：“禀大人，抢劫杀人犯李存、邵文已经带到！”

吉温见李存、邵文是两个膀大腰粗的凶汉，扔下一个行刑竹签道：“给两个凶犯施刑！把最厉害的刑法，都让他们尝尝！”

衙役们答应，拥上几个人，将两个凶汉剥了衣服，摞倒在地，猛喝厉喊着对他们或打、或压、或夹、或钉、或烧，把人间酷刑都给他们用遍了。

两个犯人惨呼、厉叫、哀哭、痛吟、求饶，传到房外，惨不忍闻。

刑讯房外的兵部官吏，听到房内刑役的用刑声和犯人的惨叫声，无不胆战心惊。他们在外边，想像着受刑者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心收缩在一块儿，身体不住筛糠般打颤。





· 李林甫 ·

那些在押兵部犯官中也有源絜。源絜是富家公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哪见过如此场面？听得立不住了，坐在地上。

房内用刑的两个犯人，瘫在地上，边呻吟，边有气无力地哀喊着：“快……停刑！快……停……，只要……停……刑，让我招什么……我都招！”

吉温拷问过这两个犯人，然后道：“把兵部的犯官们，一个个带进来审问！”

衙役们答应，立刻连推带拉，推进一个兵部官吏，押着他跪在地上。

被带进的这个兵部官员，恰是源絜。他偷眼看堂上的主审官，认得是吉温，不由毛骨悚然。吉温的残酷无情是出了名的，一般官吏都认得他，对他侧目而视。

源絜想：落在这个人手里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与其被他折磨死，还不如先按他们的意图招认，然后再想办法。

于是，并未经过铨选的源絜，却招认了兵部铨选的贿赂罪。

他是照主审者的授意和要求招认的。他这一带头，个个兵部官吏，都违心地招了供。

审讯很顺利地结束了，没有敢违背吉温的意图不招认。冤案竟这样铸成！

源絜又被押回监狱。他喊着要见李林甫，对狱卒说：“我是李右相的朋友，让我见见李右相，我有要事对他讲！”典狱怕不报担罪，就把他的话向李林甫报告了。



李林甫道：“他只是我少年认识的一个市井无赖。不要理他！”

典狱把李林甫的话回复了源絜。源絜气得大骂李林甫不是人，是蛇蝎，典狱长命人打了他一顿。

李林甫把此案上报给明皇。明皇欲责罚李适之和张士自。

李适之和张垵辩道：“臣等主管兵部，厉行清廉，绝无收受贿赂之事，望圣上明察。”

明皇把源絜等兵部官吏的供词给李适之和张垵看。

李适之、张垵道：“吉温是我朝人人皆知的酷吏，一定是屈打成招！”

明皇派人去检验兵部官吏的身体，验了多人，谁身上也没被行刑的伤痕。

派去的人回朝如实向明皇回奏。

李适之和张垵只觉奇怪，但也没话可说。

明皇下敕书责备了李适之和张垵。把全部招供的兵部官员，都流放到岭南。

源絜又怨又恨，吃不好，睡不好。到岭南瘴疠之地不几天。就死了。





第十三章

当初忠王被立为太子，李林甫就不同意。只是因为明皇不愿废长立幼，他为迎合上意，才违心愿意的。

散朝回来，李林甫想：我为立寿王为太子，陷害三皇子之事，引起朝野怨恨，现太子一定知道。因兔死狐悲、同患相恤的原因，他一定恨我，如让他巩固太子位，将来做皇上，我非遭殃不可！他一想起此事，就感到害怕，心里不自在。因此，他暗打动摇太子的主意。

芳雅的丈夫韦坚，是太子妃韦氏的哥哥。因为疏浚河道、开通漕运之功，很受明皇器重，大有当宰相的希望，李林甫非常妒恨他。

李林甫访知他与李适之是朋友，心想：害了他，好处有三：一、去个政敌；二、牵连太子；三、牵连李适之。韦坚哪，韦坚！我害你是一石三鸟啊！

害韦坚的主意打定。李林甫到半月堂去想计谋。他想



了约一个时辰，一个害韦坚的计划在脑里形成了。

韦坚和太子的朋友皇甫惟明，曾经在明皇面前奏本，劝谏明皇勿拜李林甫为相。但李林甫却装着不记前嫌的样子到韦府去认亲。

李林甫进韦府后，对芳雅道：“从前大舅犯罪，二表姐与二表姐夫受牵连。林甫那时官卑职微，不能相救，心里常感愧疚。此时大舅家只剩大表姐与大姐夫这一枝了。我们是骨肉至亲，应该亲近才好。因此林甫不管表姐抱何态度，特来府上认亲。请大表姐、大表姐夫不要看不起林甫，从此亲密相处。”

李林甫害凤儿事，芳雅清楚。李林甫派人杀倩雅事，芳雅虽不知，但她却知李林甫怕受牵连与姜家划清界线和李林甫不救援倩雅夫妇，以致倩雅夫妇都因此而死。所以芳雅很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，不愿认这门亲戚。

可是韦坚见李林甫以宰相之尊，却纡尊降贵来认亲，且辞态谦恭，非常诚恳，觉得不能太冷淡，以主人待客之礼，装着热情道：“李相国光临敝舍，未能远迎，恕罪恕罪。李相国不嫌舍下贫寒，前来认亲，我们攀尊结贵，还能不愿？请坐下喝茶。”

李林甫坐了。韦坚命献上茶，李林甫喝着茶道：“目下姜李两家，只剩下表姊和我了，我们当亲如姐弟才好。林甫孑然一身，感到孤寂，诚心来认表姊，表姊赶我，我也不走。”





韦坚道：“你们姑表至亲，理宜亲密。难得你来认亲、怎么赶你走呢？早知你来，我们当扫径欢迎。”

韦坚与李林甫政见是不同的，对李林甫，韦坚从芳雅那里得的是坏印象。后来又知他害张九龄，害三皇子，害李适之，对他的印象就更不好，所以曾和皇甫惟明一起上本参劾他，阻他晋相。但是他今天到自己家里来，是客人，且又是放下宰相架子，来认亲求好的，怎能冷淡人家呢？他想：万一李林甫变好呢，多这么一个亲戚，岂不更好？

韦坚对李林甫这么热情，芳雅也不能再冷淡了。只得和韦坚一起，招待李林甫茶饭。

李林甫吃着饭，与韦坚谈政见。

韦坚只让酒让菜，任李林甫说话，并不插言。

李林甫这人，善揣人意，韦坚想的是什么，他早知道，他喝了一口酒，看了韦坚一眼道：“林甫鼠目寸光，缺乏卓识远见。当初立太子之时，只看到寿王睿智英伟，以为将来继大统，能不坠皇家基业，没想到忠王年最长，而且聪慧才德，不让寿王。立忠王为太子，诸皇子、诸大臣都没话说。林甫当时荐寿王，未荐忠王，是因为林甫太愚直、太浅陋，遇事只看其一面，不看另一面。散朝后，林甫回到家里，躺下一想，便后悔了。我想：立寿王为太子对大唐是有好处，可是也有坏处哇，何如立忠王只有利而无害呢？林甫既忝居相位，任大臣还须选贤任能，荐太子怎能轻率呢？”说着显出无限悔意。





韦坚安慰他道：“寿王也是皇子，也品行不逮而有才能，李相国荐寿王，也不为过，何必自责？本来大臣廷议，就各见仁智，意见不同，是正常的，都是为了社稷、黎民，不该分谁对谁错。立太子之事，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放在心上。”

李林甫道：“林甫荐寿王是为大唐社稷，可是恐怕此心世人难知，太子也会误解。”说罢叹了一口气。

时当仲春，从开着的窗子看到，一丛萱草开得正盛。花朵火红，五个别致的花瓣，托着一束纤长的花蕊，像高挺秀丽的少女的脸，三五交颈地，窥着屋里。

萱草又名“忘忧”，韦坚看了劝道：“李相国勿忧。太子当时为忠王，不立朝堂，朝堂之论，未必知道。即使知道，李相国之议，是为了国家，太子一定鉴谅。”

李林甫道：“但愿如此。姐夫，你是皇亲，如见太子，林甫为社稷之心，请代剖析。”

韦坚道：“太子居鹤宫禁地，韦坚避嫌，也不常走动。”

李林甫素爱花，起身到窗边，去看窗前的花。边看着花，边对韦坚道：“姐夫，林甫有言在先，将来如需要你在太子面前求情，你可不许推却呀，当着这株忘忧草，你必须此时答应我。”

韦坚道：“李大人是辅弼之材，别说现在圣上春秋鼎盛，即使圣上百年后太子当国，也要李大人辅佐，哪里要我求什么情呢？”





· 李林甫 ·

李林甫暗想：你倒说得好听！却陪笑道：“姐夫如此说，分明是推托。你不答应林甫，林甫难忘忧，就还要求你。必须姐夫金诺，林甫才放心！”说着回身，向韦坚深深一揖，弯着腰不起来。

韦坚赶忙道：“快来入席！快来入席！我们痛快饮酒，别谈什么国事政事！”

芳雅也看出李林甫此次来，认亲是假，是别有目的，不高兴地道：“表弟，你今日来，是找我认亲的；只许饮酒吃菜，不许谈什么政事！”

李林甫道：“姐夫不答应，林甫难忘忧虑，哪里还有心思饮酒吃饭呢？”仍对韦坚，弯着腰不起来。

韦坚无奈，道：“快入席，快入席，我答应你就是了！”

李林甫直起腰，抬起头，看着韦坚道：“姐夫既金诺，将来林甫求你，可不能推托呀！”

韦坚点头。

李林甫这才入席。话题转入叙别后、聊闲话。

李林甫吃得酒足饭饱，又谈了会子话，才与芳雅依依而别。临别一再说，“林甫有暇，还要来看望表姐与姐夫。”

李林甫回府第二天，便遣人给韦坚送去很多珍贵礼物。芳雅和韦坚都以为李林甫转变了，很高兴，便照单笑纳。

从此李林甫真的常来韦府作客。



韦坚见李林甫真的尽释前嫌，诚挚相对，也就撤除了对他的全部防范。他来作客时，就招皇甫惟明来作陪。

李林甫有一次来韦府，带来了杨慎矜与他们相见。

杨慎矜是当时名士，与韦坚和皇甫惟明很谈得来，因此常来往。

过了几月一天，李林甫来求韦坚，说皇甫惟明要挑唆太子揭发他勾结寿王，求韦坚到太子面前代求情。李林甫向韦坚哭道：“姐夫若帮林甫解除这次危机，林甫将对姐夫终生感激！”

韦坚问：“除向太子求情，还有别的解除危机的法儿吗？”

李林甫道：“没有。除向太子求情，还必须向皇甫惟明解释：我向皇上荐寿王，是为了大唐大业和社稷，别让他对我有偏见。我想在景龙观道士房中设宴，请姐夫邀他到景龙观赴宴。姐夫从东宫回来，务必到景龙观去，给我二人调解。我很希望得到他谅解，和他做朋友。太子能不能理解林甫，皇甫惟明能不能谅解林甫，全仰仗姐夫一人了，请姐夫万勿推辞。林甫先致谢了。”说着又一躬到底，不肯抬头。

韦坚本不愿为此事去见太子，但被他闹得没办法，只得道：“林甫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嘛！我……答应你。”

李林甫这才千恩万谢地抬起头，督促韦坚去东宫。

这天正是正月十五日。韦坚到东宫的时候，已入夜，





· 李 林 甫 ·

皇宫里的人。都去逛灯节。韦坚到东宫去见太子，为李林甫求了情，就告辞出来。

韦坚从东宫出来，立即到景龙观去赴宴会。可是到了景龙观道房，只见皇甫惟明在那里等着，却不见李林甫，也没什么宴会。

韦坚以为李林甫身居相位，百务纷繁，一定是被什么事缠住，因而爽约，就替李林甫解释荐寿王为太子的原因。

皇甫惟明愕然，道：“韦兄，你为何约我来这里赴宴会！？你为何谈这件事！？”

韦坚道：“李林甫说：你挑唆太子上书揭发他勾结寿王之事，求我去向太子求情……”

皇甫惟明愕然垣：“这是哪里的事！不知这个李林甫捣的什么鬼！”

韦坚听了惊道：“哎呀！可能里边有阴谋，我们中他的奸计了！”

皇甫惟明道：“我们若没犯法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！”

韦坚觉得也对，点点头。

二人都认为李林甫蛇蝎之性不会改变，都表示：今后不再理他。

二人说了几句话，便各自怅惘地回家睡了。

第二天早朝，杨慎矜上了一本。本章奏：韦坚与皇甫惟明阴谋立太子为皇帝。奏章说：“十五夜，韦坚私去东宫与太子密议，离开东宫后，又到景龙观与皇甫惟明密谈。”





原来这是李林甫害韦坚和皇甫惟明，牵连太子之计。昨天李林甫布置了一切后，就去找杨慎矜。

他对杨慎矜道：“韦坚和皇甫惟明有阴谋，他们可能要拥立太子夺皇位，这样就会国家大乱，黎民遭殃。”

杨慎矜有才有能，但只重自身修养，忠介清廉、不懂机变。听了李林甫的话道：“李相国怎么知道？”

李林甫道：“我得人密报。灯节之夜，他们乘宫禁开放必然有行动，你只要暗中监视韦坚，就会发现他们的阴谋。”

杨慎矜听了李林甫的话，果然去暗中监视韦坚。他见韦坚果然先去东宫，从东宫出来，立刻就去景龙观，私会皇甫惟明。他将见到的情况去报告了李林甫。

李林甫道：“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乃社稷之幸。他们乘这夜诡秘行动。肯定是勾结太子，谋夺皇位。你是御史台，应该奏本揭露他们的阴谋。只要圣上能制止他们的阴谋，你就为社稷立了大功。”

杨慎矜受了李林甫的鼓动，当夜写了这道本章，这天早朝带上。

明皇览表大怒，立即传旨逮捕了韦坚和皇甫惟明。让杨慎矜和御史中丞王鉷、法曹吉温共同审问。

在刑部大堂上，杨慎矜问：“韦坚、皇甫惟明！你们快招认，你们与太子有什么阴谋？！”

韦坚道：“冤枉！我们没有阴谋，都坠入李林甫的圈

